



萍小姐的主意

Miss Pym Disposes

萍小姐的主意

Miss Pym Disposes

(英) 约瑟芬·铁伊 著

徐芳 冷丽芬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萍小姐的主意 / (英) 约瑟芬·铁伊著; 徐芳, 冷丽芬译.
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143-5044-9

I. ①萍… II. ①约… ②徐… ③冷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8296 号

萍小姐的主意

著 者 [英] 约瑟芬·铁伊
译 者 徐 芳 冷丽芬
策划编辑 赵海燕
责任编辑 赵海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7.25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044-9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Miss Pym Disposes

1

校铃叮咚叮咚响起，响亮刺耳的声音经久不息，令人抓狂。

寂静的走廊里回荡着校铃的响声，倒让清早的宁静显得突兀起来。校铃声自小方庭四边扇扇大开的窗户中传出，响彻整个静谧的花园，园内洒满阳光，枯草上还挂着露珠。

年轻的萍小姐（露西·萍）在床上微微扭动了一下，睁开一只迷蒙的灰色眼睛，伸手摸索着去拿她的手表，却没摸到。又睁开另一只眼睛继续摸索，发现床边似乎也没有床头柜。没有床头柜，当然没有，她现在清醒过来了。

她昨晚就知道没有床头柜，所以才把手表放在枕头下面，这么想着便又伸手往枕头底下摸去。老天啊，校铃实在太吵了！还是没摸到手表，枕头下面好像也没有，可是明明应该在那里的！她翻身掀开枕头，下面只有一条蓝白相间的亚麻小手帕。又放下枕头仔细盯着床头与墙壁的间隙，对，好像看到有个手表一样的东西。露西上半身直直地趴在床上，一只手伸进间隙，刚好能够到手表。她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夹住手表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夹了上来。要是手表这时候掉了，她就得从床上起来，爬到床底下去捡了。拿到手表后露西翻身松了口气，志得意满地高高举着手表，脸上甚是得意。

手表上的指针指向五点半。

五点半！

露西惊得屏住呼吸，难以置信地张大眼睛。不，不可能，无论

多么热爱运动，多么热衷办学，都没有任何学校会在五点半就开始响铃。虽说在这个既没床头柜也没床头灯的地方，什么离谱事情都可能存在，但是五点半响铃也太不实际了！她把手表贴在她那粉红的小耳朵边，手表嘀嗒嘀嗒正常地响着。她眯着眼睛，顺着枕头的方向，透过床铺后方的窗户望向花园。没错，果然还很早！外面正是大清早万物沉寂静止的场景！

昨晚，亨丽艾塔（霍琪·亨丽艾塔）威严地站在房门口对她说：“晚安，亲爱的，孩子们都很喜欢听你演讲，明天见。”但她并没有提到五点半响铃的事情。

噢，好吧。感谢上天，反正倒霉的又不是自己。曾几何时，露西也过着由各种铃声规范的生活，不过那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。现在，她只有在用她那精心修饰过的纤纤玉指按在门铃上时，才会听到铃声。校铃声由最初的嘈杂渐渐变得低沉，然后又恢复了寂静。露西翻过身朝向墙壁，幸福地把头埋进枕头底下，反正校铃声又不关自己什么事儿。草上挂着的露珠，还有外面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属于那些年轻人的——他们闪闪发光，正值灿烂年华，他们值得拥有这一切。而自己呢，还是再睡两个小时吧。

露西长得如孩童般纯真，粉红的小圆脸，纽扣粒似的小鼻子，以及用隐形卷发夹卷着固定住的棕色髻发。就为了弄这些髻发，她昨晚可把自己折腾坏了。

漫长的火车旅途，与亨丽艾塔的再次见面，接着又是讲课，这一连串事情让露西觉得十分疲累。她心里软弱起来：反正头发烫了才两个月，一晚上不用卷发器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，而且自己很可能隔天用过午餐就离开这里了。尽管这么想，露西晚上还是用了十四个卷发器，以确保头发的卷度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还击心里那个经常软弱的自己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心对待亨丽艾塔。此刻，露西不仅提醒自己要坚定信念（这抵消了她今早因放纵自己而产生

的内疚情绪)，并且对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愿让亨丽艾塔失望的念头佩服不已。那时在学校，读四年级胆小稚嫩的她，就已经深深地崇拜着读六年级的亨丽艾塔。亨丽艾塔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，她的天赋就在于懂得如何确保他人发挥所长。尽管她离校后接受的是秘书行政方面的训练，但正因为具有这一天赋，她才能在对体育领域一窍不通的情况下，担任体育学校的校长。在露西写“那本书”之前，亨丽艾塔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，而她也完全遗忘了亨丽艾塔。

露西本人就是这样定义它的——“那本书”。

露西自己对“那本书”依然感到有些意外。一直以来，露西的天职就是在大学教女学生法语。然而四年前，父亲的辞世给她留下了每年二百五十英镑的年金，她一手擦干眼泪，一手便递交了辞呈。收到辞呈的校长尖酸刻薄地对她说，投资这东西变化无常，再者，对于像露西这样有教养有文化的体面人来说，二百五十英镑的年金实在不足以度日。不过，露西还是坚持辞职了，并且远远搬离了卡姆登镇，在摄政公园附近租了一套体面的公寓。每逢交煤气费的日子，她便拿出靠自己偶尔教法语挣来的钱支付费用，其余的时间则全部用来阅读心理书籍。

露西第一次看心理书籍纯粹是出于好奇，因为在她看来读心理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，而之所以选择继续阅读别的心理书籍，则是想知道这些书是否都写得一样无聊。

露西读完三十七本心理学书籍后，便对心理学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当然，她的见解与她看过的三十七本书上阐述的观点存在分歧。事实上，露西认为那三十七本书写得愚蠢至极，她看完之后气得一屁股坐下，把自己的驳斥意见洋洋洒洒全写了下来。由于谈论心理学必须用到专业术语，而大部分的专业术语又都是非英文的，所以露西写下的文章显得她学识渊博，造诣颇深。然而，要不是因为露西在一张废草稿（她的打字技巧并不十分娴熟）的背面写了下

面一封短柬，她的稿子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亲爱的斯托拉德先生：

若您在晚间十一点后不再听无线收音机，我将甚为感激，因为它对我干扰实在太大了。

露西·萍敬上

露西对信上的斯托拉德先生一无所知，只见过楼下门牌上写着他的名字。当晚，这位斯托拉德先生亲自造访了露西，手上还拿着摊开的短柬，这让露西觉得十分不妙，紧张得咽了好几次口水才说出话来。不过，斯托拉德先生对无线收音机一事毫不介怀，他似乎是某个出版社的审稿人，对露西不经意送给他的短柬背面的文章非常有兴趣。

通常情况来说，只要有人提议出版心理学方面的书，哪怕仅仅是提议一下，出版商都会摇铃请人送来白兰地酒，与其从长计议。然而就在一年前，英国民众突然间厌倦了看小说，反而对一些深奥难解的主题很感兴趣，比如天狼星距离地球多远，贝专纳的原始舞蹈有何内在含义之类的，这种转变震撼了整个出版界。因此，出版商们费尽心思，想方设法地去寻求新主题，以迎合读者对知识的这种异常的新渴求，而露西的观点恰逢其时地满足了这种渴求，因此大受出版商们的青睐。一位出版社的资深合伙人邀请露西共进午餐，并与她签下出版合约。虽说这只是露西幸运而已，然而上天注定，不仅民众们厌倦了小说，连知识分子们也烦透了弗洛伊德那帮人的学说，他们都渴求一些“新想法”，露西的观点又正好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。后来的某个早晨，露西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不但声名大振，写的书也最为畅销。震惊之下，她出了家门，一口气喝了三杯黑咖啡，然后整个上午就坐在公园里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发呆。

一连好几个月，露西的书都稳居畅销榜，她也完全习惯了在各个学术团体中发表“她的心理研究”，就在此时，她收到了亨丽艾塔的信。信中亨丽艾塔提到了当初她们同校时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，并邀请露西去她的学校待段时间，给学生们做做演讲。事实上，露西已经有点厌倦了演讲，而且时隔多年，她对亨丽艾塔也没什么印象了。然而就在露西准备回信婉拒时，她突然想起自己读四年级时的某天，她的同学们发现了她还有个受洗名叫“莱堤西亚”，这可是她一直拼命隐瞒的耻辱啊。当时的四年级学生懂的都不少，露西那时就想，要是自己自杀，母亲会不会很伤心呢，不过就算伤心也是她自己的责任，谁让她给自己的女儿取个那么浮夸的名字！之后，多亏了亨丽艾塔，或明说或暗喻，狠狠把那些取笑者们教育了一顿。经过她的一番尖刻批评后，再没有人嘲笑过露西，也没有人再提起“莱堤西亚”这几个字了。露西这才得以回家，美美地享受果酱布丁卷，也不用因此再去投河自尽了。此时此刻，露西坐在自己舒适的客厅里，心里涌起一股浓烈的对亨丽艾塔的感激之情。于是她提笔写道，自己很高兴去学校待一晚（她天生慎重，并没有被感激之情完全左右），并且很乐意为学生们演讲心理学。

露西将薄被高高拱起，以遮住白天耀眼的强光。她想着，这次的演讲还是相当愉快的。台下一排排出色的学生是露西遇到过的最好的听众，她们让空空的教室看上去如花园般欣欣向荣，还有她们发自肺腑热诚的掌声。在学术社团听了好几个星期礼貌性的掌声后，能听到这样热情响亮的掌声真是犹如天籁！再者，学生们的提问也颇具水准。虽然大厅内的课程表显示，学校给学生们安排了心理学课程，但不知为何，露西并没有指望这些年轻女学生能真正欣赏她的演讲，她原以为她们成天就只会搞体育锻炼。当然，提问的毕竟是少数，不能排除其他人都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可能。

好吧，今天晚上她就能躺进自己香甜的被窝，而这里的一切也

将成为美好的回忆。亨丽艾塔一再劝她多留些时日，露西本来也有一点动摇，不过吃完晚餐她便坚定了要回去的意志。炎炎夏日的晚上，豆子和牛奶布丁这种饭食实在让人没什么胃口。没错，它们的确很饱肚子也很有营养，但吃过后让人绝对不想再吃。亨丽艾塔告诉她，教工席上总会摆上几样学生吃的食物。露西暗暗祈祷，亨丽艾塔这么说，该不是自己看豆子时露出的迟疑神情被她发现了，她已经尽力表现得对此欣然接受了，不过可能还是自己演技太差，被亨丽艾塔察觉到了吧。

“汤米！汤米！噢，汤米，亲爱的，快醒醒！我都要绝望了！”

露西顿然清醒，刚才那个绝望至极的喊声好像是从自己房里响起的。这时她才发现，房间的第二扇窗户正对庭院，由于庭院很小，房间与房间的对话声，自然而然就通过敞开的窗户传了进来。她躺在床上，一边平复着自己怦怦跳的心脏，一边望向脚趾拱起处的被单褶皱方向，从她的角度看，窗户缩成了长方形，刚好框住了远处的一面墙。露西睡的床摆在房间角落处，她身后墙壁的右边有一扇窗，床脚远处的左边有一扇朝向庭院的窗，她睡在枕头上，透过细长的窗缝那点微光，只能看见庭院尽头那扇半开的窗户。

“汤米！汤米！”

露西看到一个脑袋瓜的黑影。

“老天啊，谁行行好，”黑色的脑袋瓜出声了，“快扔点什么东西把汤米弄醒吧，别让戴克丝再大声嚷嚷了！”

“噢，格林盖琪，你也太冷漠无情了。我的袜带弄破了，现在正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我就只有一个扣针，昨天参加那个低级聚会时，又借给汤米当挑针挑田螺肉去了。她本该早些还给我的……汤米！汤米！”

“喂，你们别说了行吗？”又一个声音低声说，接着说话声便停了。露西感觉到，这些人静下来后在用手势交谈。

“你的那些手势都是什么意思啊？”那个黑色的脑袋瓜说。

“我说了，别出声！她在那边！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那个姓萍的女人！”

“亲爱的，你净胡说些什么呢！”戴克丝毫不顾忌地大声说，她的声音十分好听，“她住在前厅，其他老师都住那里。不过你说，要是我去问她的话，她会不会有个多余的扣针借我呢？”

“我觉得，她像是个拉链偏好者，不用扣针。”一个新的声音说。

“噢，你们能小点声吗！我说了，她就在班特丽的房间！”

这次是真的安静了下来，露西看到那个黑色的脑袋瓜猛地看向自己的窗户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一个人问。

“昨晚乔丽给我送消夜时告诉我的。”露西记得，乔丽芙是学校的管家，她觉得“乔丽”这个称呼很不错，让不近人情的管家形象增添了些许人情味。

“那肯定错不了！”那个称露西是“拉链偏好者”的人说，声音显得很激动。

一片寂静中，校铃又响了，她们之前就是被这种催命似的铃声吵醒的。黑色的脑袋瓜一听到铃响便没了踪影，戴克丝的喊声则盖过了所有声音，她像个迷路者般，号啕痛诉着内心的绝望。学生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，一切失礼的行为都被抛诸脑后。铃响后，一连串的响声此起彼伏，砰砰的关门声，走廊上匆忙的脚步声，各种喊叫声。有人想到汤玛斯还没醒来，既然之前从附近窗户扔东西砸她都没砸醒，便只好重重地对她紧锁的房门一阵猛敲。接着是庭院草地小径上传来的奔跑脚步声，渐渐地，小径的脚步声越来越多，楼梯的脚步声则越来越少，叽叽喳喳的嘈杂声由强到弱逐渐减小了。当所有的声音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演讲厅时，只听见某人飞奔穿过

庭院小径，一步一句叫唤着：“该死的，该死的，该死的……”看样子，这应该就是那个睡得很熟的汤玛斯。

露西非常同情那位素未谋面的汤玛斯。虽说床在任何时候都让人贪恋，不过要是当一个人睡着时，嘈杂的铃声吵不醒她，就连同学的尖叫咆哮也叫不醒她，那起床对她而言一定是件备受煎熬的事。或许对威尔士人来说也很煎熬，因为威尔士的凯尔特人非常痛恨起床。所有像汤玛斯这样睡不醒的人都算威尔士人。可怜的汤玛斯啊，真是太让人心疼了，露西真想替可怜的汤玛斯找个可以睡到中午起的工作。

一阵阵倦意袭来，露西觉得越来越困了，她不知道那句“像个拉链偏好者”究竟是褒是贬，不过她想那些用扣针的人，并不见得多么令人赞赏，所以也许……

她又睡过去了。

两名六英尺高、身穿哥萨克衣服的人正手拿鞭子使劲地抽她，理由是社会进步后法令规定人们应使用拉链，而她却坚持要用过时落伍的扣针，鲜血开始顺着背部往下流……露西猛地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受到伤害的就只有自己的耳朵。校铃又响了。露西嘴里骂了几句粗俗的话，便从床上坐起身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待下去了！吃完中饭就走，一分钟都不多待！两点四十一分有趟车从拉博站开过来，到时候就坐那趟车回去。跟大家道个别，尽了朋友之谊后，她就能欢天喜地逃离此地了。等到了车站月台，她就买一盒半磅重的巧克力犒劳自己，庆祝她“回归外面的世界”。尽管周末等她站到浴室的磅秤上时，这半磅重的巧克力就会在她的体重上体现出来，不过，她才不管那么多呢！

说到浴室的磅秤，露西想起她有必要去洗个澡，这是体面之人该做的事。露西的房间离教工澡堂相距甚远，对此亨丽艾塔昨天已经向她表示了歉意，而且对把露西这位贵客安置在学生宿舍一事也深感抱歉。由于教员弗茹肯（弗茹肯·古斯塔维森）的母亲从瑞典过来，住了学校唯一的一间教工客房，并且还要住上好几周，一直到下个月月初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汇报演出，看完她女儿的教学成果并点评一番之后才会离开。

露西十分怀疑自己能否顺利找到教工澡堂洗澡，据她朋友的说法，她辨别方向的能力实在太弱。一想到大白天自己沿着空无一人

的走廊来回游走，一个不留神还可能走到教室去，她就觉得：这简直糟透了！更要命的是，到时候还得到拥挤的走廊去求助，开口问那些早起的人，自己这么晚起可以去哪里洗个澡。

露西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，光看到事情可怕的一方面还不够，还得看到另一个相对面的可怕之处。她坐了好一会儿，脑子里思索着那些可怕的事情，一边享受着此刻什么也不用做的惬意。然后，又一阵铃声响起，另一波脚步声、喊叫声也随之响起，宁静的早晨陷入一片嘈杂的混沌声中。露西看了看手表，已经七点半了。

她决定忽略“教养和文雅”，不洗澡直接穿上她女佣口中所谓的“皮囊”——毕竟，洗澡这种“浸在水里”的活动只不过是现代的一种潮流罢了，既然像查理二世这样的君主都可以浑身散发浓烈的臭味，她一介平民一次不洗澡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——就在这时，有人敲了她的房门。可以寻求帮助啦！啊，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她终于不再孤立无援了！

“请进！”露西语调欢快，就像鲁滨孙在迎接登陆者一样。她暗自心想，亨丽艾塔当然会过来跟自己道早安，她怎么这么笨呢，连这个都没想到。露西觉得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当年那个胆小羞怯的小女孩，她没期望亨丽艾塔会把自己放在心上。不过说真的，她确实得养成一些名人的习惯，比如，也许她该去换个发型，或者练习怎么回应别人，每天优雅地说上二十次“请进”。

然而，来的人并不是亨丽艾塔，而是一位女神级别的美女。

女神一头金色的秀发，身穿宝蓝色的亚麻短上衣，一双海蓝色的眼睛，还有她纤长的双腿，简直让人艳羡至极！露西对自己的腿失望透顶，所以她总是会注意到其他女人的双腿。

“噢，真是抱歉，”女神说，“我忘了你可能还没起床，我们学校的作息确实很古怪。”

露西觉得很高兴，眼前的这位美丽可人儿把她的懒散归结为学

校的错。

“我很抱歉，打扰到你更衣了。”女神看着摆在地板中间的拖鞋，饶有兴趣地盯着它看。那是一双浅蓝色的缎面拖鞋，女人味十足，极其奢侈，十分轻软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双很不实用的鞋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双鞋是很傻气。”露西说。

“萍小姐，你也许无法体会这种看到一个并不完全实用的物品的感受！”然后她想起自己貌似光顾着看鞋，把正经事忘了，“我叫纳什，是高年级的级长。我代表高年级学生过来邀请你明天和我们一起喝下午茶，要是你能答应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觉得荣幸之至。每周日，我们都会去外面的花园喝下午茶，这是高年级学生的一个优待。夏日午后在花园用茶非常舒心惬意，真心期望你能和我们一起用茶。”她微笑地看着露西，眼神里流露出善意和渴望。

露西解释道，她明天去不了那里，因为她今天下午就要离开学校了。

“噢，不要走！”这个姓纳什的女孩反对道，她语气中流露出的真挚感情，让露西心里猛地涌起一股暖流。“不，萍小姐，你不要走！你千万不要离开！你不知道你对于我们来说多么意义非凡，你是上帝派来看望我们的。这个学校就像个女修道院，我们每天努力用功，都没顾得上想一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。这是我们高年级学生的最后一学期了，接下来的所有事情既残酷又封闭，比如期末考试、汇报演出、工作分配等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们都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，完全乱了方寸。现在你来了，带来外界的资讯，又那么有涵养……”她暂停了一下，然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“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。”

“不是每周五都有校外人士过来给你们演讲吗？”露西问道。生平第一次，有人把她形容成上天派来的人，露西决定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，她一点都不喜欢自己被这种满足感左右情绪。

纳什有条不紊，不带半点苦涩情绪地向露西一一解说了前三位来校的演讲人：一位讲亚述碑文的八旬老人；一位讲中欧历史的捷克人；还有一位讲脊柱侧凸的接骨师。

“什么叫脊柱侧凸？”露西问。

“脊柱侧凸就是脊柱弯曲的意思。要是你觉得这些人能给校园增添新潮、具有启发性的氛围，那么你就想错了。尽管学校安排这些演讲的本意是让我们不至于和社会脱节，但是恕我直言，”——很明显，纳什喜欢直言不讳——“比起我们听过的所有讲座，你昨晚演讲时穿的衣服更让我们受益。”

那件衣服是露西在她第一本书畅销大卖时，花大价钱买下来的，至今依然是她的最爱。她昨天穿上它去见亨丽艾塔，想给她留个好印象。露西感觉这种被人夸赞的满足感进一步动摇了她要离开的决心。

但是这种满足感还是不足以摧毁露西的基本意识。她还记得晚餐的豆子，记得没有床头灯的房间，没有任何呼叫服务的按铃，有的只是吵醒人的绵延不绝的校铃。不能动摇，就算莱斯体育学院的全体学生躺在她的过道上，大声哭喊哀求她，她也要坐两点四十一分的火车回去。露西嘀嘀咕咕说了些关于安排方面的事宜——暗示纳什，她的备忘录上还有许多紧急重要的约会——其间她向纳什提出，让她领自己去教工澡堂。“我不想为了找个浴室在走廊上晃来晃去，而且我没找到按铃。”

“伊丽莎是学校里服务教员的女佣，她真该记得这里的房间是没有按铃的，她应该主动过来叫醒你。”纳什在服务不周这件事上对露西深表歉意，她提议，要是露西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去学生澡堂洗澡，那里离这非常近。“当然，学生澡堂里都是很小的隔间，就是用一堵堵墙隔开的那种，地板是那种发绿的水泥地，不像教工澡堂，地上铺着青绿色的马赛克瓷砖，瓷砖上还有雅致的海豚图案。不过，洗澡的水都是一样的。”

露西很乐意去学生澡堂洗澡，她一边拾掇着洗澡要用的东西，脑子里一边不停思考，她觉得从纳什身上看不出那种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敬畏。这一点让她想起些事情。这时，露西总算记起来了——是玛丽·巴哈洛。那时候学习不规则法语动词，玛丽班上的其他学生都对讲课的年轻女老师十分顺从、充满钦佩。不过玛丽却没有，她学习上很用功，为人也友好和善，可对待那位法语老师的态度和她对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这都是因为巴哈洛的父亲“几乎是个百万富翁”。露西得出结论，从纳什的“外在行为”——用这个术语形容学生是有些奇怪——来看，她与人交往时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身上那种巴哈洛式的社交气质十分显著，因此她可能也有一位“百万富翁”的父亲。露西后来得知，人们在说起纳什时，最先提到的都是“帕米拉·纳什家超级有钱，你知道吗，她家还有男仆领班！”人们每次都不忘提到男仆领班这件事。在那些父母是辛苦讨生活的医生、律师、牙医、商人和农户的女学生眼里，男仆领班就像黑人奴隶一样稀奇少见。

“你不用去上课或是干点别的吗？”露西问，安静的走廊被阳光照得一片亮堂，像是把别处的光都吸收过来了似的，“我以为你们五点半起床，吃早餐前应该会上课。”

“噢，确实如此。夏季时，我们要上两节课才能吃早餐，一堂运动课，一堂理论课，比如打羽毛球、学习运动机能学，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课程。”

“运动——运动什么学——讲的是些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是说运动机能学吗？”纳什思索了一会儿，想着该如何解释给一个对此毫无所知的人听，她最后决定想个例子来讲解。“这么说吧，我通过抓住水罐的柄，将水罐从高架子上取下来，运动机能学讲的就是描述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肌肉运动。”看到露西点头表示理解了之后，纳什接着开头的话说，“不过在冬季我们就和大家一样，

七点半起床。通常来讲，现在这个时间段是用来获取外界证书的，比如公共卫生所、红十字会之类的机构。不过由于那些我们都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准备下周的期末考试。能有一点时间来准备考试我们实在太满足了。”

“下午茶那会或者午茶之后，你们难道都不休息吗？”

纳什的表情像是露西讲了什么好笑的话一样。“噢，没有，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们有临床实习，病患都是些外面的人，你知道的，从扁平足到大腿伤残，什么样的病都有。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我们有舞蹈课，学跳芭蕾舞，民俗舞一般都在早上学，不过这都不是文艺活动，只能算是做锻炼而已。然后晚餐还没怎么吃就到八点半了，所以我们复习功课备考的时候都头昏脑涨，昏昏欲睡，睡觉还是准备考试，总免不了挣扎一番。”

露西和纳什走到通向楼梯的走廊时，碰到一个神色匆忙的低年级学生，她一只手臂紧紧夹住一具骨架模型的头部和胸部，另一只手臂则挟着模型的骨盆和双腿。

“茉莉斯，你拿着‘乔治’模型干吗？”三人走近时，纳什问道。

“噢，宝儿，不要阻拦我。”低年级学生吓坏了，气喘吁吁地说道。她把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模型架构往身体右侧颠了颠，拴得更紧些，然后继续匆匆往前走去，“拜托就当没看见我！我是说你们就当没有看见‘乔治’，我本来想早点起床，在五点半铃响之前把它放回教室的，但是我却睡过头了！”

“那你拿着‘乔治’一整晚都没睡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熬到了凌晨两点左右。我……”

“那你房间的灯是怎么不被发现的？”

“我把我的旅行毯钉在窗户上，当然不会有人发现亮灯啦。”那名低年级学生用解释一件显而易见的事的语气回答道。

“那还真是一个气氛美好的六月夜晚啊！”